

沈亚作品集



冉冉浮生

真是天意弄人啊！只可惜这个人呢？
他的寿命却不长，而她也是伤心欲绝……

27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Z267.57-57

82076

11
127

冉冉浮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/台湾沈亚著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 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冉冉浮生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1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第一章

她从来没有改掉跌倒的“习惯”，她仍然在跌倒、摔跤、弄翻某些物品、打碎某种东西，只不过是另外的一种方式。

记忆中，她似乎总是在摔跤，总是跌得头破血流的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了。

大人们每每拿出以前的相簿笑着对她说：你小时候总是在跌倒，撞到墙壁或是被桌子、椅子绊倒，我们一不留神，你就摔得鼻青脸肿的。

而旖欢——她的双胞胎姊妹却总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旖欢似乎从来不会跌倒。

相片中的她的确很少有张完整的面孔，不是有个黑眼圈就是跌破了皮、擦伤了脸，他们说那时候要分辨她和旖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察看她们哪一个身上有伤口，因为她几乎没有不受伤的时候。

旖欢总是安安静静的坐着，甜甜蜜蜜地微笑着，旖

· 冉冉浮生 ·

欢不会摔跤，不会跌倒，更不会莫名其妙的去撞上某个明明就在那里的椅子或桌子。

记忆中母亲每次看到她身上的伤痕总是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问她：你没长眼睛吗？

在家里打破茶杯、摔破碗盘、砸碎窗户的人总是她。

有一次她气愤填膺地责问旖欢：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为什么你不会跌倒？为什么你不会打破玻璃？为什么椅子看到你都会闪开？

旖欢傻傻地看着她，愣愣地摇摇头回答：因为我都有看到啊！

很多年以后，旖欢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她的眼睛，她再也看不到了！当她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，旖欢悲惨地微笑着说：没想到我们家终究还是有一个看不到……终究还是会有人跌倒，以前是你，现在是我。

可是——其实她从来没有改掉跌倒的“习惯”，她仍然在跌倒、摔跤、弄翻某些物品、打碎某种东西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。

电话铃响了很久很久以后，终于不甘地安静下来，她静静地坐在电话的旁边，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天花板，那里有一盏美丽非凡的琉璃灯，是JT送给她的礼物，他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，本来是打算在自己

“结婚”的时候用的——

可惜他还来不及等到自己“结婚”便过世了。JT是个同性恋，他们真的打算“结婚”的！谁知道却晴天霹雳的收到了死神所送的贺礼！

JT等不到自己“结婚”的那一天，他甚至不愿意等到自己真的再也没有希望的那一天——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琉璃橙在她的小房间里闪烁着七彩炫丽的光芒，像极了 JT 活着的时候那一脸灿烂的笑意。

JT 喜欢窝在她的小斗室里和她闲磕牙，他总是笑着说：张旖旎，你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女人！问题是，我也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男人！可惜我太晚遇见你了，要不然我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！

JT 是个极漂亮的男人，是那种连一丝脂粉气都没有的漂亮，他是个模特儿，同时更是个杰出的艺术家，他所做的琉璃饰品可以放到博物馆去展览，可是 JT 说他做的是不卖的艺术品，他说世界上可以买卖的一切都是商品。

这就是 JT。

JT 死了，感觉上像是又死了一个双胞胎一样，同样的痛楚活生生、血淋淋的再来一次！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坚决而固执地敲击着她脆弱的

· 冉冉浮生 ·

脑神经!

一声、两声……二十二声!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?”她忍无可忍地拿起话筒咆哮:
“难道你折磨我折磨得还嫌不够?难道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放过我吗?”

线路的另一端悄无声息,他只是静静地拿着话筒半句话也不说。

她真的受够了!

旖信气急败坏地喘息着大吼:“我这辈子!下辈子!下下辈子都不要再听到你的声音!不要再见到你的人!你听懂了没有?结束了!永远永远结束了!你滚离我远一砧!”

她猛力摔上话筒,躺在沙发上瞪着那盏美丽的琉璃灯。

居然连半滴泪水都流不出来!

耳畔似乎听到JT那时候摇着头所说的一句话:旖信,你这个女人要不就多愁善感到无可救药,要不就冷血无情到该下十八层地狱!

就像旖欢所说的一样,旖欢说:信,为什么你总是学不会走中间?

呵!

走中间会被撞死!走旁边会跌死!这个世界真的有

她可以走的路吗？

※ ※ ※

张旖信的美丽是有目共睹的，她高挑匀称的身材和那张轮廓分明得近乎冷艳的面孔，会令所有的男人舍不得移开视线！

有人说像旖信这样的女人，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最佳情人！她聪明、富有才气、经济独立、个性独立，在各方面都恰如其份的符合了一个最佳情人的条件。

在她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每天所经手的设计费用高达六位数，在珠宝设计这一行里她是顶尖的设计者和经纪人，不管经济景气与否，总是有人会将钱送进她那间不过二十坪大的工作室中。

而旖信最爱说的口头禅便是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拥有了顶尖的设计师、绝佳的名气和顾客群，就等于拥有了源源不绝的财富。

“金钱”——一种没有了它生活不会快乐，可是有了它却也不见得能买到快乐的东西。

在走过二十多年的人生路程之后，真的不知道是这个世界改变了她？还是她终于学会了向这个世界无奈地

妥协?!

套一句她最爱说的话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过去那个视金钱如阿堵物的张旖信呢？是在金钱和理想之间摆荡着失去了理智？或是根本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回忆之中再也不复见？

她不知道，或者该说：她早已不想知道。

小工作室中今天来了三个设计师。在张旖信的观念里，会准时上班的设计者不见得是最好的设计者，能准时交件送出最完美作品的才是。所以她从来不要求她的设计师们必须准时上班，或者说该说她根本不要求他们必须上班，对她来说，员工素质的好坏完全建立在作品上，至于他们喜不喜欢到公司来则完全无关紧要，因而她所得到的自然是最好的设计者和一群最好的朋友。

而今天见到她的三位设计师，正好是她最亲近的朋友，从她打开门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都知道了她今天恐怕不会有好心情。

由她那张疲惫而忧郁的脸上便可以清楚的看到。

旖信很少谈起她的私生活，甚至可以说是从来不谈。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事都不会由她的口中说出来，就算你严加拷问，所得到的也只会是轻描淡写的几句：我姊姊过世了，我最好的朋友过世了，昨天被电话吵了一夜……然后呢？呵！在张旖信的嘴里从来不会有“然

后”。

美丽、神秘、拥有许多关心却又从来不允许别人关心的张旖信。去看看，你不要挂电话。”

旖信握着话筒的手不由得紧了一下，阿 M 的情绪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万一——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敲门的声音，隐隐约约似乎可以听到那个男人敲着浴室的门在大叫，接着便是猛烈的撞击声！

旖信的脸色大变：“喂？喂？喂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话啊！阿 M！阿 M！”

“他自杀了！你快过来！我送他到医院去，你到医院等我！”

“哪家医院？喂？哪家医院啊？”旖信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叫着：“喂？”电话已经挂断了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工作室里的人全围了过来。“是不是阿 M 出事了？”

“哪家医院最靠近 JT 的家？”旖信焦急地抓起皮包。“啊！哪一家啊？”

“仁爱医院！”

她立刻街往门口，同时回头大叫着：“我带着行动电话，如果对方打电话过来，叫他打行动电话给我！”

“知道了！你快去吧！”毅柔不由分说地将她推出门。

· 冉冉浮生 ·

“我不是故意要诅咒他的……” KK 愧疚地垂下眼。

“我只是……”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毅柔无奈地叹息。“阿 M 失去了 JT，会有这种行为也是想像得到的。如果 JT 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也会不想活。”

“爱情的力量真可怕。” KK 静静地苦笑。“虽然我和他们不熟，可是……万一阿 M 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旖旎……”

“别瞎说了！”毅柔连忙轻叱。如果连阿 M 都死了，那旖旎——她真不敢想像那种情况！

※ ※ ※

塞车塞车！为什么台北市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塞车？！

她咬牙切齿地猛按喇叭，此时此刻哪还顾得了什么风度不风度的！只要可以让前方的车子快点移动，就算有人骂她是泼妇也无所谓了！

“该死的！你快点行不行？！”她大骂着，眼角却瞥见旁边车道上有辆黑色轿车，心跳居然漏跳了一拍。

前方的车阵移动了几公分，她注视着那辆轿车，几乎瘫痪在驾驶座上！

那不过是辆和“他”有着同样型号的车子罢了！

她踩下油门，险些撞上前方的车子，一个紧急煞车，后方的车子立刻喇叭声大作。

旖信背靠着驾驶座，忍不住闭上了眼睛——

这样逃亡的生涯还要再过多久？

真的逃得掉吗？只不过是一点有着相同型号的车子，便立刻让她方寸大乱，如果对方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她又将如何应对？！

她觉得自己像个囚犯——一个关在自己内心深处无处可逃的囚犯一样！

自由仿佛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要她对她的爱情一天不死，她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

行动电话的声音猛然响了起来，她不加思索地接起电话。“喂？”

对方沉默了三秒钟。“我——”

她立刻挂上电话，同时将电源毫不留情地关上。

车子的方向盘猛然一转钻出车阵，捡象环生地开在逆向的车道上。

“你找死啊！”迎面而来的卡车驾驶朝她破口大骂。

如果真的注定要死在这个地方那就死吧！

张旖信红了眼不要命地往前冲——活着有什么意义？！

最爱的人一个个的死去，最爱的人一个个的离开身

· 冉冉浮生 ·

边，想逃逃不掉、想走走不了，想遗忘的却日复一日更加的清晰！

这样的折磨是上天的试炼吗？还是因为她太过于懦弱？太过——她不想知道，现在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！

最恨的是——最恨的是即使一切可以重来一次，她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。

※ ※ ※

“你终于来了！”

隋信冲进医院的急诊处，一名高大的男子面带怒容地瞪视着她。“你公司的同事说你带着行动电话，为什么不开机？我打了几十通电话找你！”

隋信焦急地抓住他的手。“等一下再骂我，阿 M 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紧？我找了两家医院方找到的！”

他还是瞪着她。“如果要等你来救命，他恐怕早已经完蛋了！”

隋信松了口气，跌坐在医院的椅子上。“那就是说没事喽？还好……”

“医生现在远在观察。他割了腕，又吞了一大瓶安眠药，刚刚洗胃输血，现在人还在加护病房。”

“幸好你发现得早……” 旖偃歉然地望着他，眼前的男子相当高大，就算她站着也得仰着头看他才成，那张粗犷的面孔上已有着风霜刻画过的痕迹，他身上昂贵的西装凌乱，上面还有着阿 M 留下的血迹。“我会赔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顺着她的视线，才看到自己的衣服，他毫不在乎地挥挥手。“不用了。”

“当然要！”旖偃坚决地摇头。“阿 M 是我的责任，你救了他的命，我还没谢你呢！”

“责任？”他挑挑眉，竟笑了起来。“现在有人说这种话吗？阿 M 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我以为他早已过了需要监护人的年纪了。”

旖偃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她向来不喜欢解释，对眼前的人当然更没那个必要。“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问医生才知道，我带你过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我们已经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了，你一定很忙，我自己会去找医生的。”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。“过几天我再好好谢谢你，现在起这里的一切我会自己处理的。”

“我不忙，而且阿 M 正好是我最重要的助手。”他说得毫无转圜的余地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人已经往前走去了。

· 冉冉浮生 ·

旖旎错愕了三秒钟——

“你不来吗？”他回头。

又是一个不懂得“拒绝”的男人！

张旖旎涩涩一笑，或许她该改变对男人的观感了，
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男人不懂得女人的“拒绝”？
难道是全部？

※ ※ ※

“为什么不是我！”阿 M 的脸上有种绝望的悲伤，
他苍白憔悴得几乎像个将死的病人。“为什么不是我？！”

旖旎轻轻握住他垂在床边无力的手，什么话也回答
不出来。

为什么？

好深奥的问题，几乎天天有人问，天天有人无助地
寻求答案——包括她在内。

阿 M 绝望无助地仰望着雪白色的天花板，他那个
样子和他们当年第一次见面时完全不同，思念将他折磨
得失去了神采、失去了生命力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
消失殆尽！

爱情——只有一种样子，无论是男人对女人或男人
对男人，根本没有差别！

“该死的不是JT，该死的是我！为什么不是我会是他？为什么？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 隋信摇摇头，一颗心无助地纠结在一起。“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他会很难过的！他那个人连别人感冒都不能忍受，更何况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！”

“可是他也知道我没有他是活不下去的。”他静静地、无力地闭上眼睛。“可是他还是离开我了——他明明知道的——”

“阿M，你不要这样——”她哽咽地握紧他的手。“我已经失去JT了！如果你再离开我，那我怎么办？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！看你这样我心里好难过！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他睁开眼看着她，那眼里有不舍，却没有神采。“可是我真的受不了没有他的日子！我每天看着他睡过的床，他笑过、生气过的地方……”他的唇角淡淡地浮起了一丝笑意。“你知道他有多爱生气，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让他暴跳如雷！有时候我会故意惹他生气，看他气得像个孩子似的……我会——”

“阿M！”隋信用力摇晃着他的手。“他已经死了！JT已经死了！不管你再怎么想念他，他都不会活过来的！你要接受这个事实！他死了！死了！”

阿M楞楞地半张着嘴，眼中的神采像潮水一样迅